

程

尚書葦籥

長子部
振鐸西
請卷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潘士遴

張孫振

周書

稷始封于邠後失其官而竄于戎狄之間公劉立國于
豳太王遷岐是為岐周文王因以為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
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
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
流為鳥大史公周本紀亦載其于然偽泰誓雖知剽竊
經傳所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偽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唐孔氏曰顧氏以為
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
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泰誓上

尚書葦籥

周泰誓上

上篇未次河朔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
戊午日下篇則明日作故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
以臣伐君是變局亦險局惟天可壓變故每一誓有一番
的罪狀必陳于天惟心可出險故合三誓難脫這心德果
毅

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天道
而言受罪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言天道而言已討罪
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大意惟天地萬物
父母與天佑下民天矜于民三平看肆子小子發于小子
夙夜祗懼與爾尚弼予一人亦三平看篇中着眼在天字

天下凡父母皆能養但人自為養則養私必以后之權養
養斯普凡師皆能教但人自為教則教殊必以后之權教
教斯一故天作元后授以教養之權紂總其權不以造福
反以造禍殊非天作之之意順天乃所以應人武王不敢
失時違天在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通節皆史臣書法十三年以前猶冀紂改過故書十有三
年十三年須知是武王為西伯年數不期而合日會遠近
咸歸曰大會就諸侯來會武王言會地有遠近至孟津而
合耳既說一大字便着不得武王着不得諸侯有天有人

在。以武成考之。則春卽建寅月。在戊午前一日。觀中篇可見。孟津河北地名。會孟之津。尚未渡津而北。孟津自周適商之要路。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冢君云者。若曰友邦之冢君也。一起說指列國言。卽八百諸侯來會者是。御事庶士指本國。卽牧誓三卿亞旅等是。觀我字可見。越字見重在友邦上。因大會故有誓言。明聽者。精白一心之謂。

御事周書或指尊官。或尊卑同指。此御事指三卿。其大夫以下則皆士也。故云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首節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下三節言受得罪天民而天棄之。且日甚一日。極推當討之由。自惟天地首句。至末父母句。一直滾下。只開開叙天要君如此。不可下着力字眼。是

從物說到人。從人說到聖人。見天獨厚。聖人者正。爲作民父母。地責之聖人如此其重。非說人君能如此也。開口道破人物源頭。爲做元后的真罪案。萬物肇生。天地自難辭父母之勞。至于命之爲人。非別自爲靈。卽萬物中之靈。便說得可危。乃人與物雖有剖分。而智均卽不御。天地又就中生一作用。纔完得父母熱心。如人于聰明多漏。此獨無漏。聰明易炫。此獨不炫。至真至實。渾是乾元。坤元初體。卽作爲元后。則此元后之作。卽作民父母。天地竟把父母重擔一肩。屬他身上。自謝其勞了。二句緊轉。元后曰作見于儔人中。獨有擁護。父母曰作見爲天地一替身。二父母

字呼應。有九易稱乾元。資始資始。則受氣有父道。坤元資生。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是天地爲萬物父母。萬物中惟人之知覺。獨異于物。知覺者天地靈氣所孕。故曰惟人萬物之靈。這人類中又生一箇知覺先于人。聰明無待勉強的。而使之爲大君于天下者。天果何意哉。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而作民之父母耳。惟天地句提起。惟人二句一直說。不可以人與聖人平對。惟人萬物之靈不重。只以靈字影起聰明。聰明亦靈也。人在物之中。直聰明又在人之中。是靈中之靈耳。本文只有靈字。註加出秀字。說者云秀是氣。靈是性非也。此處專說性不可雜氣。靈是性體。天命流行。

物予無妄故以靈氣育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君之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須天聰明之盡者。聰明是靈性發竅。不靠定耳目說。聰明發于耳目者。有所及。有所不及。惟從無妄中出。則不遍觀而明無遺照。不單聰而聽無遺聞。民情至隱。非至聰明不足以察。然不亶則爲作聰明矣。從實德出。所謂自誠明也。亶聰明搭作元后爲句。亶聰明作元后以作民父母。要在長育涵濡範圍曲成。使民生咸若于聖人之成能。以自遂于天地之中也。元后不重在位說。重作字意。亶聰明作元后有是德者宜是位。元后作民父母。居是位者。荷是任。頂說下。二作字眼目相照。

作民父母。正元后之責。正天生聰明之意。作元后以亶聰明作之也。明目達聰以央天下之壅蔽。元后便是民之父母。須有作用工夫。爲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而欲聯假爲真。合異爲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一做得痛徹。以人爲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重經一番劬勞。非聰明之亶者能乎。不曰父母斯民。而曰斯民父母。不是天地元后怙之恃之。乃物物人人自怙自恃也。作民父母。單就養說固非。教養並說亦非。照下君師須從養說到教上。全斯民之靈性而不忝于天地所生。方是作民父母本旨。要知由人爲之故。曰作。作便須稱其作。

之義。蓋可以作。卽可以不作。顧其盡道何如耳。然此言元后。宜聰明下。又言民聰明。旣以予后。復予民。何蓋元后之。宜全在承天。天之聰明。無非因民。若元后以民心爲己心。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卽聰明。卽此是宜。卽此是天地。父母萬物之心。雖以君道言。實承天意來。

鄧元錫曰。天地萬物。父母一體而分也。人得秀而最靈。曰。天地心。宜聰明則聰。一天聰明。一天明。能體仁以長人。曰。元后。佐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焉。體仁作君。先覺作師。○唐孔氏曰。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

此節正見不能爲民父母處。弗敬二句。一直說天立君以爲民。今商王受不能敬體上天。父母斯民之心。而降災害于下民。可長居元后之位耶。降者如從天降。非人所能。測亦非人所能避。降災下民。正不敬天之。大者。但不可以虐民爲慢之實耳。

此正慢天虐民之實。父母斯民之道。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迷惑之甚。則雖欲行暴虐而不敢。受于酒則沉湎。湎用箇沉字。溺于此而不出也。于色則冒。冒字訓貪。昧于此。

而罔覺也。酒色在已，暴虐加人，耽于酒色，則性日昏，靈處皆成殘忍。故敢行暴虐。罪人六句，皆敢行之目。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人未嘗有罪，紂自罪人，罪一人必刑及父母妻子兄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至用非人以害民，又是落一層語。看來紂所寵嬖，不論賢否，盡父兄子弟皆官之用。凶人以世濟其惡，故云世與世祿不同。照罪人以族自見，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不作侈麗衣服說，卽頂宮室臺榭陂池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殘害卽帶此句，蓋土木等事侈心勝，則竭民財力而不恤。故曰以殘害于爾萬姓。官賞罪罰二事，皆元后養民之大

柄，不可以一毫喜怒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國人皆曰殺然後殺，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而紂乃敢行暴虐，濫爲賞罰，至以族以世，此其拂天已甚。况他如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法外之暴虐，益又甚乎。總見降災處，正弗敬上天處。天以父母斯民爲心，安得不震怒。乃命文考肅將天威以著大勳，如戡黎伐密之舉，然文考當日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勳矣。命我文考，卽多方之開厥顧天，此四句只重天怒上。天威卽天怒之威。天有威，命文考肅將之。命我命字貫下句。當緊緊說，不可以我文考肅將天威爲奉天命也。肅將者，武王推本基

命叙之耳不可着實指定要之文玉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大勳未集之語大勳句輕只引起下節

唐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閭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卽今之堂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血謂之陂停水

不流謂之池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俱燒也剗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也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

專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剝剔孕婦也。其爲國計，肆字緊承上來。嗣文考後，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勳者。故子小子發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此追叙往日事。若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乃伐紂時不可用，用則卽是觀兵矣。于商下當補猶冀其能改過，未據伐之意，使其稍有悔悟，卽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惟受不特無悛行，且無悛心，踞傲無忌，而慢神以益其過。夷居猶諺云：安坐不管之意，只是形容其傲慢倨侮，養安無忌。

之狀，非真踣踞也。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犧牲句亦承二邊傳百神不是本文神字，是總解神祇也。神祇以上是慢尊神，遺厥先句是慢親神，犧牲句又推其慢神之甚處。犧牲粢盛所以供祭品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而莫之禁，其慢神一至于此。郊社宗廟之祭，皆先王爲民報本者，紂惟殘害居心，不知有民，故慢神。乃曰吾有民，自有命在天耳，不在祀事也。慢神虐民，過莫甚矣。顧不知人怨天怒，乃曰吾有民社，吾有天命，無知自恃如此，則慢神之侮固宜莫之懲戒也。不懲慢神之侮，卽乃夷居至凶盜是罔懲其侮，不是紂之言，正實他罔有悛心處，不可以上節爲虐。

民此節爲慢天有命正申有民亦不可以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以此自恃而無所懲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言外見伐不容已慢自謂慢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士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舊說叙武王以君師自任看來只叙得紂可伐已奉天以伐之耳上作民父母以平常道理言寬說此君師就討亂上說較切矣且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有罪二句正是求盡寵綏之道以無負天佑民之意大意云紂之弗敬如此我正有奉天之責者可無伐乎天使元后作民父母天正佑民使作之君以治爭亂作之師以覺愚蒙爲君師者惟其本長教實心克相上帝致寵愛以安四方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此方不愧君師言人君奉天止有克相寵綏不然何取爲君此其罪否並屬天鑒不容已私故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明已決不敢二心圖度也下言度義正緊根此說○佑只是輔佐與下相字應民可爲而不能自爲天輔之故曰佑天有爲

而不能顯爲君輔之故曰相天佑泛說作君作師正天所以佑民處君有主宰天下意師有表正天下意雖主教養言還重鋤強抑暴立綱陳紀邊君師只是一人作君卽以作師爲君而不能兼師之教君之道猶未盡也二之字指民言作者是天去振作興起之猶言立之司牧與前作元后作父母義各不同明作其權拔之臣庶之中陰作其神振之道德之內作奇卽佑深惟其其字卽指君師言惟其云者若曰責之所當盡此耳克相二句亦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其如此蓋言天佑民而作之君師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除殘去暴而寵安此四方耳

誠爲不忍一民之失所而務所以安之則上帝之所不及者茲焉相之矣所謂寵綏也相上帝處有盡君師意就頂上佑民說不可別尋參贊等語君師且虛傳長教二字留下寵綏內用不可說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如聯天下之衆寡強弱聽令一人是謂作君聯天之智愚賢不肖遵極一人是謂作師作字意思重方體得克相元字有纖毫不容假借意寵綏要說得大寵恩寵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湯曰克綏武又加一寵字寵則能盡君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非寵綏對言寵綏正克相之實二

句一串，卽含禁暴戡亂在。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云耳。天
佑五句，雖泛言暗指已身上了。有罪無罪上，要補文。考既
崩，君師之責在予意。言今予身此責，則夫有罪者天欲討
相上帝以討之，無罪者天欲全，相上帝以全之，此正君師
之志也。向使有罪不蒙討，卽無罪不獲安，卽越厥志矣。何
敢有過用其初志，赦彼有罪而及無辜也。此說以有罪暗
指紂，無罪暗指民言。看來民豈止無罪正照中篇無辜籲
天立論耳。如有無俱暗指紂言，如云今天授我以君師
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奉天以
赦之，廢與存亡一聽天以進止，何敢有潛越其心志而擅

爲好惡其間。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所不赦者。故我不敢
違天之意，見其出于至公也。舉失其當謂之越，志字見得
念頭發動已不敢私，况敢見于行乎。武之無越志，只是一
不敢射紂敢行意，有罪無罪泛說，言外找討是。

上武王原天之立君，數受之暴虐，并言君師之不可諉，正
以義言，此忽跌轉較力之不同。乃立言之虛實相生處。討
罪之義雖明，使勝負之理未決，則猶未可輕動也。故引兵
志卽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同力二句一直下，重德
義二字，受有四句緊頂德義說，見今日之舉德本救民，義
在誅暴，此我三千之戮力，而彼億萬之解體也。受有四句

因力以知德義。力就上下一心說。方與下心字應。德以平
日兩主之爲治。孰爲相。天安民說。畢竟力合亦根德厚來。
義就今日兩主稱師之名。孰爲順天。應人說。有德必有義。
皆就兩敵相對時言。惟億萬心以億萬對紂說。言億萬臣
各心其心不與紂一心。惟一心以三千對武王說。言虎賁
三千與我孚爲一心。受以衆力爲力。武以齊心爲力。此力
之不敵處。而德義之辨。隱然在中。蓋受有億萬人。惟億萬
心。衆旣相離。力雖強轉爲弱矣。無德義故也。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寡而必合力。雖弱轉爲強矣。德義故也。

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有謂千萬曰億。十萬曰億。古數
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
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以德義言之。尤有不同者。旣敢行暴虐。又圖懲其侮。紂之
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故天命我誅之。今我
違天是縱惡之罪。與爲惡者同矣。商罪貫盈。便非同德。使
惡積而不伐。將貽害天下。不能盡父母之道。予弗順。二句
從已負君師之責。看出伐商迫于天意如此。順天之師。非
所稱義兵乎。以德義力三者度之。師未陳而勝負已決矣。
合上節人天串側重天意邊。

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將可殄也貫如錢貫之貫而傳不從曰貫通也謂其惡
合已極貫通而盈滿也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另看是追叙起兵
時所舉之禮言即武城告于皇天后土是非至孟津始舉
也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鎬京出師時先受命文考之廟
然後告于皇天后土示不專不先天地而先文考為天命
文考肅將武承未集之志仍是先天地意類宜皆祭各禮
非常祭謂之類宜者兵凶戰危慮有禍敗而求福宜之意
未句最重緊緊承上來不可用由是字有眾兼本國及羣
后之師言致天之罰正順天而求什夙夜之懼者○我小

子為厥罪惟鈞之故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是以
前日起兵之時假昭格之誠受命文考之廟稟命于見類
于上帝之天神宜于冢土之地神求助于所尊以爾友邦
冢君之眾越我御事庶士之臣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
為是不得已之舉耳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造命文
考即造乎禰也○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
人犧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禮書云王之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
社主陰故也其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

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節提天心以勉有衆佑之不已轉而為矜矜之不已俯而為從此是天心之所必至處蓋天欲父母民而元后之望孤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是可矜也民失所處就是天矜處民有欲處就是天從處以天從天故可必舊以天矜于民只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看來天矜三句宜一氣下惟其矜民所以必從非以從而後見其矜也必從句

重在必字上言民有除殘去暴之欲而無有不從也從欲

且泛言從之下緊補民欲下紂天意可知爾指外之諸侯

內之本國臣弼予一人永清四海蓋四海本清而紂濁之

伐紂以除其濁使四海常清可無負上天矜民意矣永清

以除惡言永字對今日說時哉句當緊連上讀只可言弼

予永清之時非武王自謂天人合應之時時字雖天民並

言重天上天從民也言此時正是承天救民之時須于哉

字體會叮嚀歎息意若一失之則拂天心而孤民望弗可

云者論是非非論利害順天應人理所當急違理即是違

天而怠緩稽遲之不可不是恐後來天人不應欲乘時也

時哉申天矜于民三句，弗可失申弼予一人二句。○當時紂有億萬之衆，衆人尚有不敬之意，故同力節既言其必克，而此又以天之必從，堅其志，以時不可失，鼓其銳，文勢直跟，上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來。○天奉曰象，但曰說之大，而不曰說之時，義大何也？在天爲時，在人爲義，既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則時義已存乎外，天人之間矣。○

尚書葦簋

尚書葦簋卷二十七終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濶張孫振鑒定

泰誓中

惟戊午至，又民示以伐商之由，朕夢至仁人，示以勝商之理，天視節示以伐商之決，我武節見伐商之公勗，哉節期以勝商之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武成既，戊午師逾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渡有先後，故武王先次于

河北以待之。而後羣后以所統師畢會。次者次舍之次。紀所至也。曰畢會者。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此又集于河朔矣。次以周師言。會以諸侯言。畢會承上大會來。舊說以次爲整兵會爲正戰。是認次作信宿之次。會作約敵之會矣。誤甚。二師字一般。將誓而先狗師。狗是疾行。故以狗爲循。狗師有慰勞之意。與後巡師止闕視其師者不同。王乃拊循北渡之衆。再誓戒之。所以一旣渡之人心耳。

凡師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曰畢會見有遲待之意。樂記孔子論武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善其待也。○林氏曰。漢

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時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旣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起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日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西土有衆四字。便有慰勞之意。從征皆西衆。西伯所統。對受都在東言之。卽通指大會孟津之衆。大全謂此下二篇誓師皆以西土爲主者。法行自近者始。非也。泛指諸侯。故

不言賞罰言與誓同。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徃○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將數受惡先舉古語發端人一也有修焉而吉者矣有悖焉而凶者矣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吉人凶人指君凶卽下文凶殘是側重凶人邊以起下力行無度也人不稱善而稱吉見惟善爲人心自造之休嘉宇內共享之福庇善人真成吉人爲善只泛說不必指定任賢去邪仁民寡欲數事吉人稟天地清淑之氣默默契合故爲善惟日不足是實實不足非其心若不足也善之取途甚廣爲然後知不足曰日不足者時光有限又是進銳欲速

不得的循循勉勉與日俱新覺善之分數多爲之光景少豈非惟日不足乎囚人雖罪至貫盈如此其至足而彼猶不自知亦惟日不足不足宜對有餘相形言已有餘而猶不足也爲之而惟日不足所以有餘善有餘惡亦字宜別受惟日不足于力行無度力字見無度猶言不法所謂不善也君后之失上篇已明此直著其無度焉耳下文無度之實播棄二句以用舍顛倒言是用人之無度播棄卽咈其耆長是罪人卽四方逋逃者是淫酗肆虐串猶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也是一身之無度三句承上縱欲殘民如此是以臣下化之其朋家也不能不作仇其作仇也必至

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一誅滅間而殺人之禍遂至連及無辜而無辜之人無所控訴則相與稱寃于天以冀其拯已而腥穢之德顯聞于天天固居高而聽卑者寧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上淫酗肆虐猶並一人至臣下化之則言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而無度染于臣矣化謂上行下效朋猶私黨朋家作仇有黨必有敵也脅權相滅承作仇來是小人挾勢相屠事無辜顛天只說惡之及民非染民也故曰無辜穢德雖兼君臣總是紂之穢德彰聞以顛天上見臣下三句卽臣下之惡以甚紂之惡總是論紂無度之流毒處而無辜二句則言其惡之苦于民間于天以

起下惟天惠民天其以子又民意唐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者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鮐背之耆稱犁老武王將言已伐紂與湯伐桀一般故先發此隱然見天不容桀虐民必不容紂虐民意惟天惠民二句泛言以起桀不克若天之罪非以湯之伐桀爲奉天事也此節重桀不重湯起下受罪浮桀意耳○兩天字緊接顛天天字來天惠民辟奉天語意一串只虛虛說出個君不可不惠民意惠比佑不同有利澤及人意要看奉字惠出于君則爲知

爲政之惠惠出于民則爲不費之惠只可講辟奉天不可講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權君普惠之利而不私其澤惟辟一附一摩不過爲上天行惠之官而已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一民之未安卽天心之未若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便失爲君之道若字重看天意欲如此夏桀故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流毒天忍毒斯民乎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固理之必然耳奉天就安養說與流毒相反流毒卽重役嚴刑意下國指民說命湯黜夏正是惠民處承上言桀之惡旣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容不黜者天意必克不獨在朕夢二句上通節皆是天意必克

惟受句與下于湯有光相照受罪浮于桀故已事光于湯
剥喪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歷指紂惡益以見惟日不足
之意然前剥喪二句述其証驗而此指其病根則四謂字
是以元子而有良德如微子則剥喪去國為喪以諫輔如
比于則反賊虐之殺人謂賊是罪浮于桀也全本其心之
狠戾來是為凶惡匪但不知事天且謂已有天命匪但不
知敬天且謂敬不足行豈惟不祭且謂祭無益豈惟為暴
且謂暴無傷君惟畏天命自戒勅不敢肆既謂已有天命
常在已又何知敬德祈天神可慢民可虐矣四謂字皆受
心口自謂不在言也正見力行無度厥鑒以禍敗言猶俗

云看樣子勿作我去鑒視他厥鑒二句起下天其一句言
紂可比鑒之禍惟不在遠在彼夏王天已降黜之矣今天
其以予除紂之暴而治商民乎天其以予乂民與佑命成
湯相似意謂天之命予亦若湯耳又民只緊連上頂桀言
與夢中開開說決不可遷就用何以驗之過文以夢協卜
卜在先夢在後重夢上看蓋天佑至公龜筮告吉卜固休
美而聖人志在救民精神孚格以後之夢合于前之卜而
休祥重疊焉戎字註以伐字替之雖伐必用戎而兵凶戰
危曰戎便有危懼之意于危懼中而知其必克是寓意深
處必克從又民信之天其以予乂民至此武方自任然曰

其猶屬疑辭而斷言必克則就又民上說非就已說言天
不以我又民。或我無克理。如天欲以又民。則我克商必矣。
此從民決勝。亦非從夢。亦決勝也。下節根此發明必克不
分天意人事。亦非從夢。亦決勝也。下節根此發明必克不
唐孔氏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言
與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云。諸侯叛
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殺之。曰。天之有
其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割心之事。又
桀惟比之于日。紂乃詐命于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
剗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

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禮記稱卜筮
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
人以強軍人之意耳。

受有節。又以人事驗必克。蓋人情猶夢卜也。夷人四句兩
開。未有不如意。雖有二句。方申言纔露不如字。周親卽是
夷人。仁人卽是十亂。首言商臣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
卽此觀之。可見紂雖至親之臣。不如我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也。前是案後二句。是斷勿以衆不如忠。親不如賢。平對
夷訓平爲凡人言。知慮等耳。經文夷字却不重。只重離心
離德。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智識旣齊。各欲申意。故心

德不同也。看來心字固重，德字尤重。心之同，須是德同纔好。雖小人亦有同心者，只是無德可同耳。小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心就今日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大事者也。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曰同者，臣對君而言，既言離心離德，又言親者，與之比昵，自受言之，則至親也。夷人中乃商孫子，雖云至親，然父師少師王子三人自靖後，外皆凶人醜類，不如亂臣皆除，暴救民之仁人，周親不如仁人，就離心離德上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于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見人事有必克之

理。

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人。此承人事，繳到天意上。言觀予之人事，便知予之足以奉天而克商矣。然天意如何見之？蓋天無視聽，皆自我民視聽耳。天視二句泛言，上視聽屬天，以福善禍淫說；下視聽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臯謨全主天言者不同。天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憑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而已。今百姓視聽就意向說，即指下過予一人，百姓過予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過非愆亦非過責，只是未釋然的一念。民有未釋然之處，即天所未釋然之處。過在

不往。則勢在必往矣。蓋不過責紂而惟過責予一人。憚于征役不正商罪以又其生。則天意可知。我所以必往伐商。用忠賢之助以成又民之功也。上言必克。此言必往。是眼目。必往內當合上三節意看。不可天人分說。接上今朕必往言。以應前湯伐桀之事。此節全重取彼凶殘句。我武二句。不是勵將士。是叙下二句。言我伐用張亦。是取凶殘上見。傳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句。正見于湯有光。不然湯武一般意。何以武王便于湯有光。○今日已在河朔。我之武威奮揚。已侵紂之疆界。深入其阻。勿令奔逸。誠以紂罪浮于桀。天下之凶殘也。今日之事直欲擒取其

人以謝天下。使我伐止一人。利及四海。殺伐之功。張而于湯。爲有光。不然于聲罪致討之意。猶未盡也。潛師掠境曰侵。悉慮而俘之曰取。聲罪致討曰伐。特取彼凶殘。蓋有欲遂其失前禽之義而不可得者。凶殘不取。百姓是敵。輕敵玩寇。厥功不立。則非湯之師矣。故下文遂云于湯有光。我武我伐。俱指將士言。用張言其功之大。是未然。有光重湯一邊說。昔湯伐桀。由桀弗克。若天。我取凶殘。由受罪浮于桀。豈不于湯伐桀之心。益顯明于天下乎。此只在吊伐上。看出一般心事。與上言湯言桀。煞有照應。今日之舉。非以讐湯。正以光湯也。或謂功業有光于湯。云功業則未明傳

中心字云有光于湯則重武而輕湯未明傳中益字蓋旣言我伐用張則武之功業都說了于湯有光却是從武搭到湯上從功業說入心裏言今日把那湯當年伐罪救民太公無私心事益光顯出來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王用出征有喜也折首獲匪其醜也上經三十卦而終之以離百有八十爻而終以離之上九爻周且得無深意乎○唐孔氏曰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徃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以取殘若不足畏恐將士以易心臨之故戒以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罔或二句正是勗紂之凶德能使百姓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百姓凜凜二句推其心之畏而呈于象見所係之重是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期必之辭正望以解百姓之懼也一德二句以伐紂言應罔或二句說惟克永世以民命言應百姓凜凜二句說同心同德指亂臣平時一德一心指將士臨時日一比同字更進合萬爲同合同爲一、一者合一無二、疑一不變、一中之取必最捷、一中之神力難窮故定救民之功曰立直取之呼吸之間

壯其速也。因令功垂永世曰克。謂務收之。注想之際。期其
久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永貽民安。不如崩角之朝。不保
夕也。還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惟克應上必克。永世應上
永清。惟克宜點住。蓋惟克而後永世也。立克二字。總爲德
心之一。傳神。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看。非臣對君之
辭。忠君戡亂措之躬爲德。矢之念爲心。德不一則互相退
縮。必一其果毅之德。心不一則互相疑。二必一其立克之
心。德一心必一也。○抑是舉也。兵凶戰危。實望爾將士之
輔勗哉。夫子雖紂衆離心。離德似不足畏。然爾無謂不足
畏也。寧執心以爲商衆非吾敵可也。所以然者。彼百姓畏
紂之虐。呼天搶地。方怨大命不摯。而倒懸之莫解。凜凜然
真不啻崩摧其頭角然。我苟輕敵嘗試。是以民命戲也。嗚
呼。爾衆固同德一心矣。尚當益淬其心德。立定取彼凶殘
之功。使天下得永長其世。非若向之凜凜崩角之人可也。
唐孔氏曰。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
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
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尚書卷二十八

誓

與商戰于鳴條，弗克，誕受厥命。成王在郊，王曰：『嗚呼！』

維天降命，用成王之德，用成王之威，用成王之靈，用成王之

功，用成王之威，用成王之靈，用成王之德，用成王之威，用成

王之靈，用成王之德，用成王之威，用成王之靈，用成王之德，

用成王之威，用成王之靈，用成王之德，用成王之威，用成

王之靈，用成王之德，用成王之威，用成王之靈，用成王之德，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瀋張孫振鑒定

泰誓下

首節書小序下皆誓詞，嗚呼三節言紂以無道為天民所

共棄，惟我文考節述文王之德足以造周，予克受節賴文

王之德足以勝商。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戊午次河朔，已誓衆矣。明日將趨商郊，已迫戰期，恐器械

部伍不嚴，或不免臨事之悔，乃大巡六師，整器械，肅士氣。

然後申明今日順天應人之故以明誓乎衆士焉六師者天子之軍史臣虛加之辭牧誓三卿武王自道其實也衆士總後百夫長以上此分誓御事庶士上誓諸侯之師則言狗此誓本國則曰巡文有寬嚴因主客也狗是師至而拊循巡是師行而傲視由巳未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矣三誓之蓋軍法三令如此篇中嚴以賞戮故曰明誓明法申命之誓也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統二千五百人其兵衆矣故以師名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並當如握機入陣之制車卒伍法二十五乘爲大偏以一師

之車而言五十乘爲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小司徒五師爲軍每一圜爲一卒五圜爲一旅五百人軍之爲言萬二千五百人兵車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之倅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字以包車爲文以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凡大將所統多多益辦用以調發應接然皆各自爲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沒之禍此軍所以止于萬二千五百人也車卒伍法一百二十三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斯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
 讐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

首節先言紂以無道失天民即言顯道五常正根前君師

寵綏四方意申明紂罪天有顯道二句提起五常之本于
 天起受狎侮五常意荒怠弗敬緊搭狎侮說自絕于天即
 就狎侮說而重講結怨句下俱言結怨而結到上帝弗順
 便自絕又本結怨來○曰我者親之君子者賢之也兼上
 下言士卒在內猶勾踐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是天
 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顯道曰天者在人身上說天不是空
 空在天上說常道在人言天有者正因人晦昧溷淆道淪
 于無然人雖晦昧溷淆而天則無時不昭灼故不徒言有
 又言顯也道自本體言類即道之散殊者顯彰二字須有
 分別顯是昭著而不可揜彰是分析而不可淆顯道即天

之昭以與人者。所謂著于親。著于義。著于序。著于別。著于信。是厥類惟彰者。如親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序之于兄弟。別之于夫婦。信之于朋友。一倫一物自有條理。屬之此者。固不混之彼。屬之彼者。亦不混之此也。顯道以親義序別信說。厥類句。方入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等。俱就稟賦言。或以顯道虛說。不入親義序別信者。非也。不可以惟彰卽解顯字。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道不可以類拘。指顯處言之。于不可分析中。若有分別。是道之自爲類。非以類爲道也。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德昏昧言。看來天有顯道是

總冒話頭。若曰天有這般樣道耳。重在言其類之類。彰一名一位不相混淆。見君當隨物察則。而不可忽也。責備商王受意全在這句。此二句泛言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天道卽常類。乃有五。紂非不知。但狎侮之耳。存狎侮心。故于五常之道。卽有當行的。都將荒廢了。卽有當持的。都將怠慢了。肆無忌憚。全不知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天固引之。而彼固絕之矣。世曾有背常亂理之人。而其所爲有一不結怨于民乎。狎侮二句。一直狎侮以心言。荒怠以事言。惟狎侮故荒怠。自絕二句。不平。根上不敬天道來。傳結者非一之謂。言取

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也。祈朝涉節舉受狎侮五常之實而率衆士以共天罰。古人有言節激以同讐之志義而勵以武勇相承說正見將士所以當孜孜意勿因上帝弗順句分上節爲自絕乃汝世仇句分下節爲結怨自祈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祈朝六句狎侮君臣之道屏棄四句狎侮父子兄弟之道作奇句狎侮夫婦之道解者遽以自絕于天喝起祈朝涉之上殊謬直至上帝弗順二句方可指出。祈冬朝涉水之脛剖諫輔比干之心亦殺戮中事但作威殺戮當推廣言之不止祈脛剖心而已毒痛四海卽是殺戮之毒病二句串說合上四句總是戕人命奸邪者必回曲故曰奸回尊貴而親昵之曰崇信信小人自不信師保放黜所必有者典刑指成憲舊章言屏棄句無治法囚奴句無治人不修謂不掃治言不修則不祀可知不享只是紂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傳引此例之耳此皆結怨于民而自絕于天也故天亦從而絕之祝訓斷止也如子曰天祝予之祝俗云斷送是勿作斷然看祝降時喪天罰也恭行天罰者予一人孜孜奉之者爾其者屬望之辭。古人有言節承上狎侮五常來亦只是抽出上節意而申

戮之毒病二句串說合上四句總是戕人命奸邪者必回曲故曰奸回尊貴而親昵之曰崇信信小人自不信師保放黜所必有者典刑指成憲舊章言屏棄句無治法囚奴句無治人不修謂不掃治言不修則不祀可知不享只是紂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傳引此例之耳此皆結怨于民而自絕于天也故天亦從而絕之祝訓斷止也如子曰天祝予之祝俗云斷送是勿作斷然看祝降時喪天罰也恭行天罰者予一人孜孜奉之者爾其者屬望之辭。古人有言節承上狎侮五常來亦只是抽出上節意而申

言之援古人之言謂受爲汝讐謂已爲乃辟爾尚迪句應
孜孜登乃辟應奉予一人。○兩引古語上一引只起得下
句引兩引中又各以上句起下句皆重下句前一引見紂
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世讐不可以不報
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復讐除惡念念在心則果
毅自迪矣撫我則后正危言之也緊照下句說故合則君
而離則讐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撫有
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仇說得相關能父母我者是
我之父母也不能使我戴天者是我之不共戴天者也后
讐不在民而在撫虐之一念不可云撫我則以之爲后虐

我則以之爲讐要認清述讐字起世字以甚之洪惟作威
卽上斲朝涉等事乃汝世讐言紂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
母故曰世讐德與惡俱指人言樹之除之則就已言滋乃
生意卽是本處是照除惡務本起義樹德務滋就彼有德
之一身務之欲樹立一人之德務扶持培植使日滋長除
惡務本言除去衆人之惡必先去衆惡之首使無所憑藉
因樹除立文亦不在德惡上立文殄殲二字正除惡務本
之事獨夫爲本并黨惡之類而盡殲之則無不報之乃讐
矣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勇往直前能殺敵
人之爲果能強決致盡其果是名爲毅不中止也殺敵爲

果是作用。致果為毅是本體。確見得除殘不可緩。心中凜一君眼中不見敵。即無勇力。而勇神愈旺。不同人口裏虛張。直是當身實做。故曰迪。登辟時說以成君弔伐之功。言似武王倖勝矣。受為爾仇。不復為爾君矣。而獨夫尚在。予雖有撫汝之心。亦未得成汝君也。必汝仇既殄。而後得成汝君。能迪果毅。就是功多。賞戮重戮上。至此而明誓凜然矣。

金氏曰。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于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讐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

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三節詳受惡。見伐商有由。此二節述文德。見克商有自。天有顯道。原同日月行天。虐焰肆行。且不知泯芬何極。惟文考以緝熙心精。孤懸于毒痛亂昏之世。挽顯道以還天。提萬象而歸朗。故曰照臨。以發用言。下二句足照臨之義。上惟字與下惟字相應。要喚醒。○首句狀德之輝光。下二句方言其德之所至。光顯頂上照臨。皆于及人處見聖德。

緝熙而遐邇畢耀禮樂政教之光猶迹耳四方非文考所
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
之顯者德之深入也兩于字是就文考德上想來四方西
土特現境耳須知光顯一直意不可分光廣而淺顯狹而
深看曰四方西土亦在其中要看註所發之地句文德所
及固遠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
根由見以爲光爲顯而文王不知天下亦不知故以日月
言天下共仰其明而日月未常有明總此一日小瞻光者
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燦燿更甚耳大意云文考之德
輝昭灼有若日月之照臨其光被蓋已遍四方之遠無所

不及而如此顯著于西土矣光四方卽是顯處重在四方
上故下卽云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正應著四方句文曰誕
受多方者正論其德斷今日之理宜如此蓋光至于微顯
一致遠近一轍多方非周而誰受之非謂文考時已受多
方也

文王之德宜受多方今日之事所以成其德若曰以文考
如是之照臨而有弗克者乎弗克則小子之無良然此理
之所必無者迪果毅以登乃辟此爲拳拳予克受受克予
兩對不平總深明文王之德足以勝商耳不曰有德而言
無罪者文王無圖度天命之罪也無良對武字看以行師

節度言。猶易之師否。滅凶。滅即良耳。以不克自咎。正歸美于文考。自戒懼以求眾士之助也。○按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世大義。則武與湯任再起之責。以一家世德。則武與文任成終之責。遠欲無愧于湯。近欲無愧于文考。武王臨事而懼。意不重。天下有大禮樂大征伐。皆革也。武革命。尤其大之大者。讀湯誥大誥。知已日乃孚之義。讀湯誓泰誓。知元亨利貞悔亡之義。

尚書葦籥卷二十九終

尚書葦籥

牧誓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澆張孫振鑒定

此篇臨戰時作軍容肅然。然後能聽誓命。故前四節皆整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誓師決勝之詞。就六節細分之。則止二節告以伐商之事。下四節嚴以對敵之令。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支千歸盡于癸亥。而貫盈合焉。告殷數之終。天地造物于甲子。而維新應焉。兆周命之始。甲子卽戰日日而不月。本泰誓文。昧爽甲子旦也。朝卽昧爽時。觀武城言癸亥陳于商郊。蓋癸亥夜陳。甲子朝至而誓焉。或云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河朔起行。平旦至于牧野也。玩至于二字可見。大誤。蓋牧野在商邑之南。近郊三十里。王朝至者。中軍徐行在後故也。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此誓字乃督戰之誓。與前三誓不同。黃鉞者。黃金飾鉞。鉞一人之敵。故左杖以爲倡率。使人覩而思奮。旄旌牛尾。軍中指麾用之。用白取

其見遠。旄三軍之命。故右秉而且麾。使人見而知所統。皆取尚武意。不必說黃鉞象文屬陽。白旄象武屬陰。唐孔氏云。殺戮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非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逃矣句。雖是慰勞之詞。見得間關遠來。專爲此獨夫一路。狗師會誓。全爲今日此舉。不可不勉也。西土之人。凡友邦以下皆是。慰先于誓者。體人情。而後作士氣。呼諸侯卿士。以及外夷戰之人。稱戈比于立矛。戰之具也。誓畢而前。徒已交矣。非但肅使聽誓而已。○嗟我二字作

脉友邦家君鄰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三卿從征各治一職御事正指說皆指征伐之事要貼用兵說與別處三卿不同司徒主民勅其政令使不暴虐百姓也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壁壘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其時六卿具否不可知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于亞旅已下亞次旅衆也每卿有亞有旅亞而大夫卿之貳佐三卿之事者旅而士卿之屬分三卿之事者以兵守門之師氏嚴出入之防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任統領之寄并及師氏千夫長百夫長者將戰故加詳焉此則華夏之率俾者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唐孔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

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唐孔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

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履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太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

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卿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五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

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唐孔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饒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郝仲輿曰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卽所謂虎賁將帥之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卒衆三百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千夫爲百

夫亦當卒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又革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衆矣夫其姑云晉百夫承上節來主中國人以帶蠻夷說故言及及者殊之也以爲諸侯莫適也從類也且慎防也八百國惟庸蜀八國屬夷狄故不書爵書人見內華外夷之義人微者而在夷則爲進人衆辭而合夷則爲多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自諸臣外有庸蜀焉僻處江漢之隅而庸在其南蜀在其西皆與

周鄰也有羗髮焉雄據西南之境羗在西蜀髮在巴蜀皆周之蔽也以至接髮戎之壤有微居西北之陞有盧帶盧夷之境有彭爲西南之戎有濮此八國之人近我西都受我約束從征者也此則蠻貊之率俾者八國卽西南夷是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諸國皆來助戰近言友邦遠言八國該之也以爲諸侯莫不至也且同外紂也

唐孔氏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文王國在于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

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羗云羗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羗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鬃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此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也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曰稱曰比曰立皆臨戰所有事者戈短于連矛長前後相間而步

伐進止之制寓其中戈鉤戟也干楯也矛鎗屬三稜曰矛戈以攻人司戈者執而舉之儼若兵刃之接焉干以扞敵司干者則兩而比之儼若鋒鏑之及焉矛以交接克敵司矛者立爾之長矛儼若行陳之列焉只是欲其聽誓故使之執器械庶人有所執而心不放予其誓誓卽下諭以伐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與前誓字應

王唐孔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于吳楊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卽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

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于關西謂之楯是于楯為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將數紂惡先起古語牝雞不宜司晨下三句正見其意牝雞之晨五行傳所謂雞禍是索蕭索也家將空亡之象陰氣所感然耳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大凡陽氣宣朗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氣柔弱多昏昧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為靜而貞而吉一反其常則凌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
 唐孔氏曰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主敬言無干野博如今而賞禮

通節惟婦言是用一句是主。婦言無干預朝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牝雞之晨也。下棄祀棄親。而惟使比佞害民。皆由婦言而然。卽惟家之索。登二昏字。見紂內蝕聰明之德。外失照臨之用。非獨下民疎逃。卽極尊親如王父弟及母弟。尚皆不以道遇。卽前狎侮五常是。至用小人爲姦宄。又昏棄之流毒耳。肆訓陳肆祀陳設以祭也。周禮肆師掌國祀祭法亦有報弗答云者。郊祀所以答天地。廟祀所以答祖宗。報生成酬功德也。遺非遺棄。謂先祖所遺王父母弟。是兩項。王父二字相連。母字另看。以弟總承之。王父弟同祖之弟。母弟同母之弟。紂且以昏亂棄之不迪。何有于

箕子比干之諸父。微子之庶兄。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加以祿位。是信是使。待以腹心。是以爲大夫卿士。而任臨民之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內姦宄于商邑。欲不亡得乎。乃惟四方六句。以比佞害民一連直說。玩是以字。俾字可見。多罪逋逃。以四方言。卽逋逃。主萃淵藪。是位大。曰崇。位小曰長。內事曰信。外事曰使。大夫卿士以職言。俾暴虐二句。根大夫卿士來。奸宄又承暴虐來。暴虐者。中多。奸宄。奸宄者。外必暴虐。論其作用。則分貼于百姓商邑耳。究竟則同惡相濟之人。只一意暴虐百姓。正爲奸爲宄于商邑處。又曰。肆師云。父之雋。爲王父。隕王父。其師也。今

唐孔氏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今按
文勢謂王父弟與母弟耳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
稱弟者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
今予發四節恭行天罰一句另講蓋承止而言提起下文
之語今日之事貫至尚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之日三勗
字各有所指總在按不定處勉意按抑戰法有陳然後相
向故說其就敵之限止而齊一串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
止而齊坐而退也止而齊各歸部位也非謂止此而不進
乃止齊而復進也止齊者言三軍之止如一人也止齊以

止字作主止則齊矣不是既止而復整齊行伍也古者步
卒夾車而相爲用步法卽車法耳曰今予發惟敬行天之
罰以討之今日之事戰事也以進爲主爾衆士無過于六
步七步乃止而齊焉夫子勉哉視此步法可矣此及下文
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
之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與下文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六則不用七非并
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非止此而不
伐乃止齊而復伐耳罰以殺爲主爾衆士無過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焉勉哉夫子視此殺法可矣不愆

于步自六而七。步法整也。不愆于伐自四而七。伐法一也。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分之則部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衆。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所以為節制之師。兩個勗哉。勗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傳中戒輕進。戒貪殺。似與下文桓桓武勇意相碍。是故亦不最。亦不最。其人然。武以節制為上。必武勇方能用節制。故此節只重尚桓桓。桓桓武勇。即于步伐中見之。上教之法。此壯其氣。兵以不殺為威。師以不競為武。其神凝其力厚。緩持之而不可罷。猝櫻之而不可驚。何其桓桓也。故以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勗之。如虎八字。正狀桓桓二字。弗迓二句。承勉武勇而因戒殺降者。養餘威。方為善用其武勇。弗迓有招納意。以役西土。蓋追降必至于勞動我師。是自疲耳。陶翰云窮寇勢將變。則役字中實有恐其致死以疲我師意。不殺之仁。只在言外帶見。弗迓二句。注但云戒殺降。正恐一迓奔降。則步伐皆亂。雖止不齊。便非節制之兵。故持借以戒之耳。若云恐其過于武勇。則與桓桓勗哉意悖。將士惟恐不武勇。安有恐武勇而過者。勗哉夫子。仍重桓桓上。與不對同。不魏郭璞曰一名執夷虎屬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之去不何以貴艱異。弗勗緊接上三勗哉來。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言戮而不

言賞。軍事以嚴勝。亦威克厥愛意。將戰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此誓。蓋臨陣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爾所不勉。于是步而不止。與不步同。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于掠敵。而勇于殺降。與無勇同。其于爾身。有戮勿以誓為可忽也。○

尚書葦籥

尚書葦籥卷三十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此篇雖列泰誓之後。然自一月至神羞。紀初往伐商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會孟津有誓。渡孟津有誓。時厥明有誓。陳商郊昧爽有誓。誓詞前具。故此但叙其事之略。自受率其旅至萬姓。悅服記武王伐商新政。此以下則俱牧誓以後事也。厥四月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受命為一事。祀周廟為一事。告羣臣為一事。末節總記武王創業

大政。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三節記武王自周至商之時日，首節記往伐之期，月不日

正，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以正月為一月，月體黑者

謂之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魄者形也，即

月之輪廓無光處也，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

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先記壬辰者，猶今日之言日

必言朔也，以朔為死魄，蔡傳似誤，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

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

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以此日為

主，明日為輔，翼此日，故以明日為翼日，取加助一日之義。

日朝者舉事貴蚤也。以人挽車曰步。周在鎬京。將舉大事。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自周耳。于往也。惟此往自周。故下云來自商。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書傳乃云一月二日。即以二日壬辰推之。戊午師渡孟津。乃二十有八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乃二月初三。初四日也。以是數至四月。安得有丁未庚戌乎。非四月哉。生明後既死魄。前無丁未與庚戌也。旁死魄之義。未明故耳。夫月之于每月也。初三日明生。十八魄生。初二十三半明。半魄惟望則全明。晦則全魄。此乃一定不易者。明生則魄死。魄生則明死。所謂旁死魄者。其在望後十六七之時乎。何也。因其明時故于初三謂之哉。生之與日近一遠。三上弦昏見。故光在西而既生。明下弦則旦見。故光在東而既生。魄十五之昏日入。月出東西相望。光滿魄死。謂之望。三十日月行近日。月皆不見。而明體晝伏。謂之晦。但望亦非定于十五之夜也。早則十

四或十三遲則十六或十七。故上弦下弦亦如之。知此則明與魄彼生此死。黑白判然不可混也。可見晦則魄全而明盡。死望則明全而魄盡。死每月初二其魄尚全。其明將蘇。謂之旁死。明可也。何以謂之旁死。魄耶。果于旁死。魄之義炳然不眩。則自一月壬辰以至四月丁未。庚午其中癸亥甲子皆不爽也。柰何月體黑白凡有目者皆見之。乃以合朔為死魄。是指白為魄。指黑為明。顛倒至此。所以自一月至四月甲子皆錯亂。猶以訛傳訛。守為定論。莫敢有議其非焉者。嗚呼。釋經者至以魄為明。以生為死。悉宗信之不疑。則武城經文雖本不亂也。乃以意見更定。○唐孔氏曰。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

自底商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之詞。合為一節。前半節是告神以伐商。後半節是祈神以勝商。底商至大川作一句看。底至也。極數商罪。告于天地及所至之山川也。然非一時

事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卽類上帝宜冢土。是告山川。在師經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下文正告神語。有道是後人追稱前人。亦對紂無道說。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言之。見周家世世修有道。非一日也。暴殄四句。是無道之實。予小子至亂略。所謂大正于商也。舊以暴殄天物。如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蒸民。卽殘害萬姓毒痛四海之類。爲逋逃主。卽崇信奸回昵比罪人之類。看來暴殄天物。卽甘誓之威侮五行。害虐承暴殄來。蓋暴殄則絕民之生。卽不克開于民之麗。其害虐爲何如。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卽微子言凡有辜罪。乃罔恒獲。意

水深謂之淵。無水則名數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數而集之。要重紂之聚他說。前云崇長信。使正是萃處。萃淵數借字。形容匿奸之處。勿用魚獸作譬。以上形容紂之無道如此。猶不敢遽承上帝。惟仁人能迪知天威。德足除亂救民者。予小子旣獲仁人。乃敢敬承上帝。以遏亂略耳。紂爲不道。而又崇信逋逃。相與講畫布置。其亂謀不知將至于何極。故特下一遏字。謂舉義師以遏之。不但遏亂。而并遏亂之謀。使不得滋孽而爲民害也。獲實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爲獲也。孰大。于是亂亦有略者。禍心之計略也。然當時自華夏及蠻貊皆率俾。則亂略

果可遇矣。人惟好生，卽心中有帝。承帝無本，則意怯。承帝有仁，卽神敢。且惟仁爲人心樂附之真，亦惟上帝爲人心翁從之宰。遐邇率俾，總是個祇承上帝。華夏蠻貊友邦八國，是率俾就從征上見人心之同。率俾之告，在孟津之先。意有所期而然。

唐孔氏曰：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周祭事告行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禮經討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

嗣王某，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此亦不稱王之証。神羞以上告神之詞，緊連上節，是一片語。承上從征者華夷協心，雖多助在人，而默佑在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神指山川天地之神言，神以濟民爲念，爲紂所勝，則兆民受虐如故，無以濟兆民矣。此是神不能相佑，故曰無作神羞。本克紂意說，點上遏絕亂謀意。既戊午至天下大定，記克商之節次，下乃定商規模，重俟天休命。反政由舊上，俟天休命待戰也。明日始克，故曰俟，謂武王今日伐商，非人也。乃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

親改後景象
則討率兵未
戰只當以天下
未遂故曰俟天
休命

卽天之休命猶未至也故惟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
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至矣不日
待紂之師而曰俟天休命此史筆鋪張之妙下甲子至漂
杵正休命之至也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切于紂威耳先
驅蓋商之平民陳後乃紂黨一見我師便倒戈反攻其在
後之惡黨以走乘機自相屠戮遂至血流遍野雖木杵棄
于地者漂起而武王之兵則不待血刃背走曰北以人身
面陽背陰故曰北或云牧在商邑之南故敗而退北兩參
之一戎衣一字不再之詞大定卽克紂意不作平治說是
凶殘取而商天下轉爲周有事已定奪意非天下一統之

商民望澤迫不
能待故未時
為制心急以商
旧政耐心

謂政由舊于反商政上見反政由舊正以發舒華夏之氣
對答天下之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政久矣卽以商
之政澤商之民何必政自我創乎釋箕子下皆反商政事
而由舊可知乃字貫至大賚商政紂所爲舊則湯所行由
舊者非一政下文不過略舉行于商之郊者爲悅服張本
不可卽作由舊之實釋箕子囚三句反紂棄賢之政而由
先王顯忠遂良之政散鹿臺二句反紂虐民之政而由先
王賑窮調乏之政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散者言其分布發
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言萬姓悅服
方總承說釋之封之式之民心所抱憤者一旦有以舒其

不平之感。散之發之。民心所積怨者。一旦有以消其讐。歛之歎。此萬姓之所以悅服。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這句是總頂三段。不可遺了。天下大定意。此俱是行于商者。王聞之。遂見之。如前所說。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史臣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窮弱也。然武王親式商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

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于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証大賚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三節皆武王自商歸周之時日哉生明在月之初二三日首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曰王來自商至于豐首

尾之辭王都在鎬先至豐者以下文將有告廟事也至豐只是歸周不可說告廟用兵非武王本心故下車先偃武偃武修文一直說修文事甚多照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歸馬放牛便了但本節只就偃武上見修文耳馬以駕車牛以任載皆伐商時所召取者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馬歸華山之陽牛放桃林之野釋其輜重解其羈勒便是弗服謂不復乘用之指馬牛言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服上見之非正解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放放牛歸馬互言云耳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

以服總牛馬。此只歸放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三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唐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爨而藏之。萃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至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半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朝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只曰陽。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記正始之事庶邦冢君以天下諸侯言故必自生明之日。歷一旬之餘既望之十六日而後有至者舊以庶邦冢君指外之諸侯百工指內之卿大夫只當以總治分治言不分內外為是蓋百工即隨冢君而來者若認為內之卿士則已為吾之臣矣何至此始受命耶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乃自來請命以聽上耳昔受命于商者今皆受命于周而為周臣矣傳訓朝見新君極是周對殷言非指鎬京冢君受命則列爵分土于是百官受命則建官位事于是。

此記祀神之事。重告武成意。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助祭。互文見義。告伐商昔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告武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先祖後郊。自近者始。周廟即豐廟。祀于周廟者。后稷以下。文考以上。同一獻享。那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駿奔走執豆籩者。皆來助祭。毋敢後也。良馬奔走中法度。皆德所在。故借駿為文。昭羣后之德。豆。木豆。盛菹醢者。籩。竹豆。盛果核者。越三日而後柴望者。致齋三日也。柴。積薪于壇。燔之以牲。望。望方而祭。不涉其所。大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也。周廟非定祝也。武成之告猶柴望焉。見孝子之能享親。柴望非獨行也。羣后

之集猶祖廟焉。見仁人之能享帝。○二節不平對。即舜典肆類上帝二節事。但舜先祀神而後覲。舜已受攝也。此先覲臣而後祀神。武未成主也。觀受命二字可見。按商人作廟。取松柏于景山。周人薦廟。取多魚于漆沮。蓋報本反始。必以故都物產也。史書丁未祀于周廟。不勝黍離故宮之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灌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建國佐后立市中。春詔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皇后師六宮之人生種。陸之種而獻之于王。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世婦帥女功而擢。概為齋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

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四豆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茆菹。麋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蚘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四籩朝事之籩。其實藟。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棗。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飴。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二節告臣之詞。諸侯百工初受周命。武王言周家世德。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所本也。歷叙四祖。第歸重文王。而獨詳文王。又只起予小子句耳。遞接不斷。大意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至文王而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王家上是一段。

文王是一段。予小子又一段。作三段相遞下。只重王業。不可以王業。侯業。分看。曰邦土曰前烈。曰王迹。曰王家。曰厥勳。俱就有功于民說。只是人心歸戴。便是膺命。自叙獨曰志。志者未然之辭。文王志在安天下之民。大統未集。指以服事殷言。冀紂悔悟。則天下舉安而終守臣節耳。不意終不悛。予小子不得不承之。承志不但伐商。包列爵惟五節在內。○不曰后稷曰先王。重王業所自始。后稷教民稼穡。有功生民。始封于邠。故曰建邦啓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一直說。有邦卽有土也。創立曰建。啓者啓後也。前烈亦指后稷說。克篤者。不啻不務稼穡。后稷之業。

漸微。公劉則復修之。而致民富庶。篤前烈以遷幽。言思輯。用光。幽居允荒。卽知此有邠之烈。培植加厚矣。太王去邠居岐。民心歸向。西顧荒山。斯拔斯先。後世王業之成實基焉。迹者。與王之地。指岐周言。周之國號始此。故曰肇基。肇基王迹。就得民心上見。由邠而幽。而周。王業艱難可見。王李克明克類王。此大邦。卽知王家之拮据已極。故曰其勤。王迹王家王字當看。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可想肇基所重。勤不曰國而曰家者。重家緒也。自其肇王業于始。基曰王迹。自其羅八荒于一闡。曰王家。建篤基勤。總叙四聖之勳。未成。重在未成上。待文王成之也。如云邦土啓自后稷。其

烈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我文考克成厥勳焉。勳字廣，與烈及王迹王家不同。蓋以功業言，則爲克成厥勳。以天位言，則爲大統未集。舊以勳字作侯國之勳說，太泥。文王追王在牧野既事之後，諸侯祀周廟之時，故前此止日文考，稱文王自茲始。克成且只渾渾，合說誕膺四句正克成處，人心畏懷既合，雖僅有二大勳已自克成。克者力能勝也。克字重看，建邦篤烈者于焉而式廓。肇迹勤家者于焉而光大也。須知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非三聖有心興王也。特自武王言之，則見爲人心日歸，便是膺

三分有二光四方
恐不止西土一方也

命撫方夏，此事實基自太王勤自王季，至文王始成耳。膺命指爲方伯，誕膺本受命來，不可以爲天子作受命。如得爲西伯專征伐，伐崇伐密，使凶殘既去而民庶獲安，便是膺天命以撫方夏也。文王有西土一方，故曰方夏，卽肇造區夏修和有夏之夏，不可作天下看。撫方夏卽專征伐是撫字無工夫，大邦二句承此意來，非撫方夏之實。是因其撫方夏而後致也。大邦素以力自強，今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畏其力。如黎之無道，凜然于既戡之餘，密之不恭，竦然于既遏之後，是小邦素以德望人。今遇文王而遂獲所願，故懷其德。如昆夷雖小，賴撫字而不忘。虞芮雖微，得質

成而不悖。是德力從畏懷。生文王。初無心德力之分也。德力是分用不得的。分之則不成畏懷矣。懷畏都在不敢虐民說。德與力字俱着文王身上。此二句正克成建篤肇勤之勲之實處。夫夫邦畏則大邦安。小邦懷則小邦安。此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惟九年玩一惟字。語意云文考撫安方夏如此。使天假之年。豈不能集帝王曆數大統而使天下無一民不安哉。惟爲方伯止九年而崩。故大統未集。文王安天下之志。猶有歉然者。予小子今日之舉。不過仰承先志以除暴虐安民耳。

唐孔氏曰。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

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稷始封于部。故言建邦啓土。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永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音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文王斷虞芮之訟。諸

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
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
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
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
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故鄭玄等皆依用之伏生公羊傳恭天三句正承文考安天下之志處命曰成者黜商之命
文已誕膺至紂惡貫盈則一成而不可易若一日未絕未
可言成命也恭字緊承上句言我惟敬天之成命而不敢
違越是以東征一舉取彼凶殘以安其士女惟時士女喜

周之來莫不筐篚盛其玄黃奉迎道次昭我周王云惟其
士女三句言得民之歸也天休二句推原上言伐商而得
人心之應乃一出于天耳用附句即指筐篚厥玄黃二句至
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乎是成矣○看來成命者紂
惡既稔天命已絕不必帶文王來天不曰奉而曰恭可見
卽心是天志定難移卽命成不易非別有成命而奉之也
東征以安其士女全是這點敬天心周在西紂在東故曰
東征士女猶言男婦筐篚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蓋執
篚者之致辭辭曰天玄地黃明我周王有天地廣生大生
之德足以除殘去暴然卽士女之來迎而德已昭矣昭字

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此便是歸附處。而其所以然。我無心也。民無心也。一天而已。天休句緊跟上句說。如云此雖士女之同心。良由上天眷顧之休。震動民心于冥冥之中。故相率歸周而奉幣昭德。自不容已耳。大邑者所謂文王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須知民心所向。即天休震動附周處。困于虐焰。即爲天怒之伏藏。喜于征討。即爲天休之震動。欲懾服人心。則惟天可以悚動耳。太命詩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上言分爵而記武王由舊之政。通節重立一代經常之法上。注雖分六

事本文無此意。宜相遁看。從古衆建諸侯。雖以佐天子。然天子諸侯亦不能獨治。不容不承以大夫師長。故次建官。官必有事故。次位事。事以爲民。民有緩急。輕重若欲急其所重。夫孰重于正德厚生。慎終追遠。故又次焉。然此無非欲以惇。明。信。義。崇。報。功。德。上。襄。朝。廷。之。政。治。下。成。民。間。之。風。俗。故。又。以。信。義。功。德。終。焉。還。是。新。政。之。事。不。重。垂。拱。意。正。所。謂。修。文。者。列。爵。至。報。功。是。政。垂。拱。句。是。治。政。爲。本。治。爲。末。武王偃武修文以治天下爲已任。文教無他。知人安民。勵俗勸善而已。當統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于是列爵惟公。侯。伯。子。男。之。五。等。有。邦。則。有。土。而。分。土。或

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焉。列爵因功德爲差，分圭卽列爵中事，大小有定，不可踰越。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是外之諸侯爵五而土三，乃是周制惟五惟三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于是建公卿百執事之官，則惟賢而不肖者不得進，有官則有事，而位禮樂刑政之事，則量才受之，任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二句，乃施于國中者，是因之卿大夫就來用之人，說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爵圭封于諸侯，以世相傳者也。故定其等而不易，官使授于人才，朝廷隨時任之者也。故嚴其選

而不濫，至于五教爲倫紀所關，則爲民首重之，而有師儒之董，重民二字直貫下句，在上之精意說，有上倡之而使民從之之意。惟者言重五教之外，惟食喪祭三事爲重而已。重食則民禮義之心生，重喪則民知慎終，重祭則民知報本，故曰厚風俗，五教注無明友，有長幼亦宜認清。爵土官事在朝廷，教食喪祭通天下，故出一民字別之。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王者所以勵世之道，與任賢使能五教三事之意相維而不可失者。信義尤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皆其所貫也。時說信就號令言，信乃本心之真，浮僞一乘，將有求踐其言而不能者，故

須惇義就舉動言。義乃人心之宜。察理不精。將有認非義爲義者。故須明。俱就武王身上寬說。上之固結其民。與民之維繫其上者。惟此信。無以惇之。民將朝合暮離。不可久矣。信者人所難守而易淪。惟從上至誠。無僞之真心。結之于元氣渾淪之處。故曰惇。義之變化曲折。非凡民可曉。至君臣父子之大分。死生去就之大常。則人盡知之。此而不明。民惟知有利。背本忘君者衆矣。義者人所難明而易昧。須從上昭融明白之心境。揭之于天地日月之懸。故曰明。不爲一代計。而爲萬世人心計者也。故無不勵之俗。然勵俗俗字與厚風俗相攙。不可用。一代之人心。必惇信明義。

以身帥之于先。須崇德報功。以勸賞激之于後。崇德報功。就已在位者說。與建官位事不同。任官者但因賢而官之。未必尊也。此則因其德之懋而益崇之。以官位事者。但因能而位之。未見其功也。至此則因其功之顯而報之以賞。蓋立此崇報之格。以勸天下之善也。須知列爵四句。與食喪祭句。五惟字。俱有尤。此卽惇明崇報之作用。非爵土官事。教養喪祭外。復有所謂惇明崇報也。當時井田封建。設官之制。俱見定。只任賢使能。明信義褒功德。便是理會。侯度官常處。只重五教。食喪祭。便是理會。民生處。以上八句。皆挈一代政要。舍此無復事矣。垂拱而治。猶云不下堂階。

而風行天下也。史臣贊美之詞，勿認無為而治。看見得雖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官之... 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 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